

# 纨绔

世子妃

② 公子谋

下

西子情 著

WANKU SHIZIFEI

古风派当红作者西子情继《妾本惊华》后，  
巅峰巨献！

温文尔雅的狡黠世子VS腹有乾坤的纨绔少女  
华丽对手戏不断升级！

锦衣雪华，如玉无双，

公子谋略三千丈！纨绔红颜，

风华绝代，江山如画旖旎！

唐卡手绘封面+古风海报+0版人物志，超值典藏。

西子情作品  
纨绔世子妃系列 002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XIZIQING WORKS  
西子情 著

# 纨绔

世子妃

② 公子谋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好好爱我



容景看着云浅月，眸光定定。须臾，他伸手揽住她的腰，带着她飞身而起。

“你要带我去哪里？老皇帝不让我出皇宫。”云浅月一怔。

容景不答话，衣袂飘过宫殿，不带半丝声音，宫廷的护卫和暗卫无知无觉。不多时，他带着云浅月飞身进了一处宫殿，宫殿牌匾一晃而过，云浅月看到了“御书房”三个大字。

御书房内空无一人，重兵把守在三丈开外。

云浅月还没看清御书房的景象，容景的唇已经落了下来。

这一次的吻不同于早先在太医院内充满怒气的重重一吻，如狂风骤雨，又像一团火，将云浅月浓浓包裹。她承受不住，伸手推他，但推他的力道却轻若拂尘，不起丝毫作用。她只能向后仰去，身子弯在他臂弯处，无处可逃，只能无力地承受他的吻，任狂热将她淹没。

云浅月大脑一片空白，神志飘飞，眼前水蒙蒙雾蒙蒙，再看不到别的颜色。容景依然不放过她，如玉的手探入她衣内。温滑的肌肤如一匹锦缎，在他手下揉捻出绚丽的玫红色。

云浅月身子不由轻轻战栗，实在承受不住，呜咽出声，“容景……你……浑蛋……”

她的声音轻不可闻，容景听见不但不罢手，反而更加狂热。唇离开她的唇，吻上她眉眼、锁骨、胸前……白皙如雪的肌肤在他唇、手所过之处留下细细密密的粉

红痕迹……

“我、我要死了……你放开……”云浅月伸手推他，无力呢喃。

容景终于停下手，眸中有浓浓的火焰在燃烧，火焰深处似乎有一个黑洞，随时都能将云浅月吸进去。他静静地看着她喘息，此时的云浅月白皙的小脸如染了一层胭脂色。他的眸光定在她被吻得红肿的唇瓣和凌乱的吻痕上，声音低哑，似乎压抑着什么破喉而出，“长记性了没有？”

云浅月急促地喘息，头脑眩晕，一时间答不出话来。

“嗯？长记性了没有？”容景的唇又贴上云浅月的唇，手同时抚着她的肌肤揉捻。

“容景，你浑蛋……”云浅月理智回笼了一些，去打他的手。

容景握住她的手，缠在一起，十指相扣。他脚下轻轻一动，云浅月的身子靠在玉案上，他俯身压在她身上，身体与她亲密无间，盯着她的眼睛又问道：“长记性了没有？”

“长你个大头鬼！”云浅月心里羞恼，低吼了一句。

“看来你还没长记性，不要紧，今日有的是时间，我慢慢教导你长记性……”容景唇瓣再次落下，含住云浅月娇嫩的唇瓣。

云浅月被他刚刚折磨一番，本来就酥软无力，此时身子上面如压了一座大山，明明看起来瘦得跟竹竿似的人，力气却大得令她推不动，她本来提起的气力霎时一泄。

这一次云浅月几欲窒息。但容景却依然不放过她，如玉的手滑过她身体的每一寸肌肤，然后逗留在她的腰间，手指轻轻一勾，扯住了她的丝带。丝带本就顺滑，顷刻间就被扯掉，她大片的肌肤暴露在他身下。云浅月身子一颤，神志霎时清醒。容景看着她，漆黑的眸子几乎被欲望淹没，放开含着她的唇瓣低哑地道：“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在这里其实也不错，你说是不是？”

“不要……”云浅月脸红如火烧，吐出口的声音连她自己听了都脸红。她如今虽然被他折磨得酸软无力，可还没有昏厥，没忘了这里是御书房。

“那在哪里？你选地方！”容景的眸光黏在云浅月脸上，浓得化不开。

云浅月喘息着看着容景。这个浑蛋绝对不君子、不良善，她就知道他不会轻易罢休。

云浅月有些愤愤地道：“哪里也不要，你快放开我！”

“我放开你也行，那你告诉我，你长记性了没有？”容景的手指勾着云浅月的

裙带打圈儿。

云浅月撇开脸不看他。

“是谁口口声声说要嫁给我，以后在荣王府相夫教子，给我洗衣做饭生孩子的？”容景的唇瓣贴着云浅月的唇瓣轻轻摩擦。

云浅月的脸腾地又红了几分，闭上眼睛，充耳不闻。

“是谁说以后若是皇上给我赐婚一个她就要杀一个？嗯？”容景又问。

云浅月当没听见。

“是谁说以后要祸害我家，有我管着，嫁过去连荣王府的紫竹林都爬不出？”容景看着她红如火烧的脸庞，眸中绽出一抹笑意。

“你偷听人家说话！羞不羞？脸红不红？”云浅月终于受不住了，睁开眼睛看着容景。

“你不是对皇上说你都不脸红，别人替你红什么？”容景轻笑，“我不脸红，你的脸现在比较红！”

“你滚开……”云浅月羞愤地伸手推他。

容景纹丝不动，云浅月对他瞪眼，他忽然将脸埋在她颈窝低低笑了起来。

云浅月没好气地推他，“笑什么？小心将狼招来！”

容景不语，径自笑着，笑声回旋在房中，温润悦耳。半晌后，他收了笑意，声音似喜似叹，“一人之重，全天下人之轻。我终于在你心中很重的吗？云浅月，你总算还有良心！”

云浅月无语地看着御书房的金砖碧瓦，想着老皇帝看了这些年眼睛怎么没被闪瞎。

容景放开云浅月，含笑看了她一眼，眸中欲火退去，给她整理凌乱的衣衫。

云浅月从房顶收回视线，看着容景。面前的人锦袍玉带，衣冠楚楚，连半根头发丝都没凌乱，她却被他折磨得一团糟，不由有些气闷。

容景将云浅月的衣衫整理整齐，俯下头在她气闷的脸颊落下一吻，将她身子轻轻抱进怀里，低声一叹，“对不起！”

云浅月一怔，这浑蛋在道歉？道哪门子歉？

“六公主拦住我给我看了一封信，我才耽搁了时间。”容景声音极轻，“你知道，只要是关于你的事情，都能让我方寸大乱，明明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拖延我，可是我却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接那信。”

“什么信？”云浅月挑眉。她就想着凭六公主如何能拦得住容景。

“是你写给七皇子的信。”

“和刚刚他拿出来念的一样的？”云浅月眼睛微眯。她写给夜天逸的信如何会在六公主手里？再说六公主在寝宫养伤，是如何得知容景进宫且那么巧将他拦下的？看来是夜天逸故意施为，否则看他将她五年前写的信都保存得完好的模样，又如何允许她的信旁落他人之手？

“不是！”容景摇头，“是你两个月前写给他的信！”

云浅月推开他。两个月前，那就是她失忆前了？

“是一封你失忆前写给他的信。”容景抱着她不放手，低声道，“他最懂得抓住我的要害，让我方寸大乱……后来我定下心去太医院，便见你和他……你让我如何不怒不气？”

“什么样的信？拿来给我看看！”云浅月看不见他的脸，但也能感觉到他晦涩的情绪。

“被我气怒之下给毁了！”

“什么样的信让你气怒了？”云浅月又问。见他 not 答话，她蹙眉，想着她能给夜天逸写什么？总不至于是喜欢之类的话吧？

“你说等他回京。”容景沉默片刻，闷声道。

云浅月舒了一口气，原来是这个！她推开容景，嗔了他一眼，“不就这样一句话吗？你至于吗？”话落，她想起他到太医院时正看到夜天逸抓着她的手对她亲密柔哄，将他和她的牵扯公布于众，将耳环说成是定情信物，气势一泄，口气立即软了下来，解释道：“我不是他对手，被他钳制住了，没挣脱开。所以……”

“所以你就对他心软了？下不去手是不是？”容景接过云浅月的话。

云浅月虽然不想承认，但当时在她心底深处确实有一种引力牵着一根线，让她下不去狠手。

“我知道不该对你怒、对你恼，但我控制不住。你对他下不去狠手我可以理解，但我做不到不恼不怒，尤其是在那种情况下。所以，我说对不起。”说完，容景话音一转，有些气怒道：“可是你为何答应对他公平一些？你要怎样对他才算公平？还像从前你对他那样吗？不可能！”

云浅月看着他，认真地道：“开山引水解除北疆干旱，用计消弭五年前的北疆祸乱，修梯田、兴水利，使得北疆数万顷贫瘠之地变成千里沃土，为他处理了多少夜天倾派去北疆的杀手，这些若是都被他说出来，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他用这个威胁你？”容景眯起眼睛。

“他说老皇帝若是知道，我定然再也飞不出天家，也许马上就会给他和我赐婚！”云浅月轻轻一叹，“当时的情形，夜天逸说得出，一定做得到。若是真赐婚，你我如何？反了夜氏江山吗？但即便是反了，你准备好了吗？”

容景抿唇不语。

“我失忆将他忘记，如今对他冷血无情，的确不公平。人的本性存在的东西无论是失忆前还是失忆后都不会更改。夜天逸和我牵扯太深，也对我了解太深，他若是用这个来逼我恢复记忆，其实也无可厚非。”云浅月抿了抿唇，低声道：“明日我与他去灵台寺找普善大师恢复记忆吧！你本来也是要给我恢复记忆的，只是我觉得与你这样挺好，但我还是低估了夜天逸的执着。”

容景依然沉默不语，眸光幽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云浅月不再说话，等着他的决定。这一盘困顿之局已经形成，她只能尽力去解开。

“虽然没有准备好，但也不怕。只此一次，我准许你受他威胁，没有第二次。”容景沉默片刻后开口，语气微重，“反了夜氏江山又如何？倾覆天下，若能换你在我身边一世，我愿意。即使背上不臣的骂名，也在所不惜。”

云浅月一怔。

容景勾唇一笑，凑近她，轻轻去吻她眉心，柔声道：“你在和他的通信中从未提及我只言片语，你没觉得这很不正常吗？”

“怎么不正常了，你不是大病十年吗？”云浅月挑眉。

“我是大病十年没错，可是不代表我什么也没做。”容景笑看着她，“尤其是对你！”

云浅月皱眉，想着这样说来是有些不正常。她刚要再说话，容景忽然将她抱起，转身进了屏风后。她看着容景，他低声道：“屏息！皇上回来了！”

云浅月想起这里是御书房，老皇帝处理完太医院的事情，自然要回来的，立即屏息。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不多时，帘幕哗啦一声响动，一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刚进来，御书房宁静的氛围霎时一变。紧接着，响起老皇帝压抑怒火的沉怒声，“太子进来！”

夜天倾从外面走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父皇！”

“你知道你今日错在哪里了吗？”老皇帝怒问。

“儿臣不该对睿太子出手。”夜天倾哑着嗓子开口。

“南凌睿是南梁太子，在天圣一日，便不能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出事。你倒好，居然对他出手。堂堂宫门外，多少眼睛看着？今日若没有冷邵卓挡着，他若是被你打伤躺进太医院的话，朕看你这个太子也不必做了！”老皇帝怒道。

夜天倾身子一颤，“父皇，他功力比儿臣高，儿臣怎么可能将他……”

“就是因为这样，你中了他的圈套，才更愚蠢！”老皇帝拿起桌子上的奏折啪地扔在了夜天倾的头上，怒道，“你现在就滚回府去闭门思过，从今日起一个月内，没有朕的允许，不准踏出太子府一步，想明白了出来继续做你的太子，想不明白就不必做了。”

“是！”夜天倾身子一震，惨白着脸向外退去。

“对了，你顺便去丞相府通知秦玉凝，让她从明日起进宫跟在秦太妃身边学习宫仪。”老皇帝又吩咐道。

夜天倾脚步一顿，“是！”

“滚出去吧！”老皇帝摆摆手，不再看夜天倾，对外面喊：“天逸进来！”

夜天倾走出，夜天逸从外面进来，二人碰了个对头，互看了一眼，错身而过。

夜天逸气息绵长平静，走进来对老皇帝见礼，语气清淡随意，“父皇！”

“说说你和月丫头是怎么一回事儿。”老皇帝看着夜天逸，脸色依然不好。

“父皇想知道什么？”夜天逸询问。

“朕想知道什么你心里清楚！”老皇帝盯着夜天逸的眼睛。

“父皇心里想什么儿臣怎么会清楚？”夜天逸迎上老皇帝的目光。

“你能不知道？若说太子不知道朕信，四皇子不知道朕也信，朕的其他皇子都不知道朕信，可是你说你不知道朕不信。”老皇帝本来压抑的怒意又有勃发之势。

“儿臣若是能猜出父皇心里想什么的话，五年前也不至于让父皇将母妃治罪，将母族全部杀光，将儿臣一人发配到北疆苦寒之地。”夜天逸挑眉，“才五年而已，父皇不会忘了当年之事吧？”

“你母妃若不死，如何会有今日的你？少跟朕提你母妃！”老皇帝大怒。

“是，我母妃若不死，自然不会有今日的我。但我母妃死后，我险些也不是我。若不是月儿，父皇今日怕是都见不到儿臣。”夜天逸无视老皇帝的怒意。

“你这是在怪朕？”老皇帝眯起眼睛。

“儿臣怎么敢怪父皇？当年不过是母妃的选择而已。”夜天逸的目光有些冷。老皇帝面色一变，微微惊异，“当年的事情你知道？”

“本来不想知道，却运气不好，碰巧知道了。”夜天逸面无表情地道。



“朕本来以为就朕和你母妃知道，没想到被你知道了。也好，免得你说朕心狠，以为是朕逼死你母妃，实则是她自己的选择。朕给了她机会，她抓住了！如今你能如此成器，九泉之下她也该瞑目。”老皇帝泄去怒意。

夜天逸不置可否。

“朕问你，月丫头是怎么回事儿？别和朕说只是通信，能在朕眼皮子底下和你在北疆通信五年，看来朕这些年真是小看她了！她除了和你通信，还做了何事？”老皇帝板下脸。

“父皇隐卫遍布天下，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父皇的眼睛？她和我通信不过是我一人之力防护得隐秘而已，这些年她行了何事父皇不是一清二楚吗？”夜天逸挑眉。

云浅月见夜天逸还是在维护她，不由得想，今日他公开他和她的关系看来真是被她逼急了。

“少给朕打马虎眼！你一人之力从天圣到北疆，应付太子多番刺杀还不足，如何将五年通信保护得极为隐秘，连朕都没摸到半点儿风声？若是以前你这话朕还信，如今你这话朕是一个字都不信。月丫头若是没有本事，能让你心心念念了五年？让容景甘愿此生只此一人，非卿不娶？这些年朕怕是被这小丫头在眼皮子底下给耍得团团转，真以为她纨绔不化没有半丝可取之处了。”老皇帝沉怒，“今日你给朕如实交代！”

“儿臣都交代的话父皇能给儿臣和月儿赐婚吗？”夜天逸看着老皇帝。

“你还想着朕给你赐婚？”老皇帝脸色极其阴沉，“她心里半点儿都没有你！如今一门心思就想嫁入荣王府，你要一个心不在你身上的女人何用？”

“天圣历代皇后的心都不在皇上身上，还不是照样住在荣华宫为天圣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只不过父皇这一代不要皇后的孩子而已，想了断四大王府。”夜天逸看着老皇帝挑眉，“再说父皇怎知她心不在我身上？她心今日不在，不能保证明日不在，明日不在，还有后日，总有一日会在的。这就够了！”

云浅月心底一颤——夜天逸竟然有这样的想法！

“你别跟朕说你此生也只此一妻，非她不娶了。”老皇帝脸色阴寒更甚。

“儿臣正是此意！”

“胡扯！”老皇帝勃然大怒，拿起桌子上的奏折扔向夜天逸。

夜天逸偏头躲过，奏折啪地掉在了地上，和早先扔到夜天倾头上夜天倾没敢躲的奏折摔在了一处。

“你居然敢躲？”老皇帝瞪着夜天逸。

“父皇果真是老了，手上也没力气了，儿臣轻轻一躲就躲过了。能躲而不躲，难道让父皇给儿臣挠痒痒不成？”夜天逸的声音没有半丝起伏。

“你……”老皇帝气怒，“你想气死朕不成？那个小丫头气朕，你也来气朕？”

“父皇保重龙体，您的身体尊贵，您若是倒了，这天圣万里河山没准就倾塌了。”夜天逸面不改色，即便说出这般大逆不道的话，也如吃饭喝水一般平常。

老皇帝怒极反笑，“你真不愧是朕的好儿子！”

夜天逸不再言语。

“那个小丫头如何朕如今也不问你了，但给你赐婚不可能，有本事你自己将她从容景手中夺过来。你要是真能将她夺过来，朕就算再让云王府兴荣百年又如何？但你若是没本事将她夺过来，便别怪朕心狠毁了她。”老皇帝沉下语气，威严狠戾，“若是不在你手里，朕断然不会留她！”

云浅月心里冷笑，毁了她？如何毁？

“父皇毁不了她！”夜天逸摇摇头，一字一句地道，“儿臣如今已回京，只要儿臣在一日，父皇便休想动她一根汗毛。她如何，儿臣说了算！”

“你说了算？你拿什么说了算？”老皇帝目光凌厉。

“拿天圣江山、夜氏皇陵，够不够？不够的话还有儿臣以及所有皇子的命。”夜天逸声音平静，“若是夜氏再无子嗣，皇陵崩塌，江山倾覆，父皇可以想想会有怎样的结果。”

“混账！”老皇帝气怒得一掌拍在玉案上，伸手指着夜天逸，浑身颤抖，半晌，大怒道：“你给朕滚出去，现在就滚出去！”

“父皇息怒，保重龙体，儿臣告退了！”夜天逸头也不回地转身出了御书房。

老皇帝盯着晃动的珠帘，听着夜天逸脚步声远去，忽然挥手打掉了玉案上堆叠的奏折，御书房里霎时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他怒气不消，又一脚踹翻了桌子，又气又怒的声音响彻御书房内外，“朕的好儿子！果然是朕的好儿子啊！”

云浅月在屏风后听着想笑，但夜天逸的话在耳边环绕，让她怎么也笑不出。她和夜天逸牵扯究竟有多深？深到让他为了保她竟敢拿江山和夜氏皇陵、子嗣威胁老皇帝。她正想着，揽着她腰的手突然一紧，她偏头，只见容景正抿唇看着她。她扯了扯嘴角，依然没扯出笑意。

“将你刚刚听到的话都忘记，一个字也不准记得！”容景面色不见暖意。

云浅月转身抱住容景的腰，偎依在他怀里，好笑地道：“真是霸道！以后不该叫你黑心黑肺嘴毒心毒既小气又爱吃醋的黑蘑菇，应该叫你黑笼子，有你这个黑笼子罩着我，就算笼子外有大片的桃花林我也飞不出去。”

容景闻言露出笑意，“你知道就好，所以乖些，不准红杏出墙。”

“容公子，我还没嫁给你，想出墙也没墙可出。”云浅月拉长音提醒容景。

“嫁不嫁给我都不准出墙，墙里墙外只有一个我。”容景俯身含住了云浅月的唇瓣。

云浅月一惊，连忙躲闪，容景追逐着她不放，她气息一乱，嗔怪道：“别闹！”

“你乖乖的，我就不闹！”容景低声诱哄。

云浅月瞪着他，“前面还有老皇帝，这里是御书房！”

“我知道！”容景不容她再说，将她唇瓣含住。

云浅月想着这个人真是……生怕被前面的老皇帝发觉，不敢出声，只能任他所为。

屏风前，老皇帝气得来回走，沉重的脚步将御书房的金砖踏得砰砰直响，显然怒极，即便屏风后气息偶尔不对，他也察觉不到。

“皇上，后宫传来消息，冷贵妃醒了，大哭大闹，要见皇上。”文莱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老皇帝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怒道：“她又闹什么？”

“皇上，您忘了，冷贵妃的脸和牙被浅月小姐……”文莱小心翼翼地开口。

老皇帝顿时想起冷贵妃的凄惨模样，沉默了片刻，压下火气道：“让皇后去看看她！”话落，又喊住文莱，“等等，朕还是亲自去一趟吧。”话落，他大步踏出了御书房。

老皇帝的脚步声远去，御书房再次静了下来。

云浅月气喘吁吁地推开容景，美眸瞪着他，“这里不是你家，是御书房。”

容景笑了笑，揽起她的纤腰，飞身出了御书房。

“如今又是去哪里？”云浅月看他不是带着她走出宫的路，低声询问。

“送你去姑姑的荣华宫。如今午时了，我也顺便去姑姑那里用膳。今日虽然没有洞房花烛，但我在你身上也好一番劳累，需要补一补。姑姑的皇后膳食是有规制的，每顿都极为丰盛。”容景道。

云浅月脸一红，猛地用胳膊撞了他腰一下，愤声道：“你脸红不红？那是

我姑姑！”

“以后也是我姑姑！”容景轻笑。

云浅月无语。这人脸比城墙还厚，她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变薄一些？

“再说我也一直想看看百年来让荣王府的父王和祖父们遥望的宫殿是什么样子！”容景语气忽然一沉，“据说荣华宫里也种有一株紫竹，我也可以看看荣华宫里的那株紫竹是不是比荣王府紫竹林的紫竹长得好。”

云浅月心思一动，想起皇后前几日在她房间和她说的话，心底蓦然涌起沉重。

“在想什么？”容景感觉到她气息不对。

“想你真是个疯子！”云浅月瞥了容景一眼。

容景低笑，声音轻如风吟，“我的确是个疯子，不只我疯，还要带着你一起疯。”

云浅月抬眼望天，此时蔚蓝的天空多了几朵白云，飘飘荡荡，自由自在。她喟然一叹，“我陪着你疯也行，你总要许我些东西，让我能够陪着你一起疯。”

“我的一颗心不够？”容景挑眉。

“似乎不够！”

“包括我的人以后都被你所用，够不够？”容景又问。

“似乎也不够！”

容景忽然沉默了下来。云浅月从天空收回视线看他，他低声道：“九环山山顶的雪莲香和天雪山山顶的灵芝醉都埋了好些年了！”

云浅月一怔，忽然嘴角扯开，无声地笑了。容景是懂她的。

二人不再说话，不多时来到荣华宫。

眼下的荣华宫相对静寂萧索，主殿门窗紧闭，殿外守着宫女、嬷嬷、太监等人，人人面带愁容。

云浅月想着老皇帝一直宠爱冷贵妃，如今冷贵妃醒来，侍候皇后的人感觉人人自危了，应该是怕老皇帝杀个回马枪，再找皇后麻烦。

容景目测了一下方向，带着云浅月轻飘飘地落在殿顶上，荣华宫内景色一目了然。

云浅月一眼就看到了种植在荣华宫南侧角落的一株紫竹。经过百年风雨侵蚀，紫竹上已经痕迹斑斑，但依旧卓然而立。她看着那一株紫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不明白天圣历代的皇帝是怎样容许它存在的，而天圣每一代的皇后又是怎样看着它成长的。

“这一株竹子该砍了！”容景道。

云浅月偏头看他，“为何？”

“因为你以后不需要看，有荣王府的紫竹林就够你看了。别的女人住进来更不需要看。”容景话落，带着云浅月飞身而下，衣袖轻轻一拂，主殿的窗子无声打开，他带着她轻若无声地进了主殿。窗子在二人身后无声地关上。

云浅月赞服地看着容景，想着这人若是做采花贼，绝对十案十成。

“谁？”皇后忽然冷喝一声。

云浅月没想到容景如此高的轻功居然被皇后察觉，一愣，道：“姑姑，是我和容景！”

殿内空无一人，只有皇后一人和衣躺在床帐内，此时她正坐起身挑开帘帐看来。见是容景和云浅月，她紧绷的心神一松，问道：“你们怎么……”

“娘娘，怎么了？”外面传来孙嬷嬷的声音，似乎要急急推门进来。

“没事，我睡癔症了，你们不用进来。”皇后定下神，吩咐了一句。

“原来娘娘是睡癔症了，老奴还以为进了贼人了。”孙嬷嬷松了一口气。

云浅月瞥了容景一眼。她和容景如今可不就是做贼呢，亏这人还面不改色。

皇后重新看向二人，眼睛定在容景揽着云浅月腰的手上，目光微动。

容景缓缓松开手，对皇后浅浅一礼，温声道：“如今午时到了，我懒得回府用膳了，便来姑姑这里蹭饭，姑姑不会不赏光吧？”

皇后似乎没想到容景会喊她姑姑，一惊。

“你别将我姑姑吓着！”云浅月走向皇后，对她解释道：“荣王府最近很拮据，他是跑来混饭吃的，姑姑若是不嫌弃，就赏他一口汤喝就够了。”

容景闻言轻笑。

皇后压下惊异，看了二人一眼。二人脸上都挂着笑意，看起来一派轻松闲适。她对外面询问：“孙嬷嬷，几时了？”

“回娘娘，已经未时了，您还没用午膳呢。”孙嬷嬷回话。

“传膳吧。”皇后吩咐。

“是！”孙嬷嬷应了一声，带着人走了下去。

皇后下了床，整理了一下衣袍，对云浅月压低声音询问：“你不是从今日起跟在皇上身边学习吗？怎么如今和景世子在一起？皇上准许你们的事情了？”

“怎么可能准许？”云浅月摇摇头，压低声音道：“夜天逸请了旨意，从今以后我归他教导，皇上准了。今日不算，从明日开始。”

“七皇子请旨教导你？为何？”皇后一怔，“七皇子不会无故请旨教导你，你是不是得罪了七皇子？”

“也不算是得罪，我和他这些年一直通信，大约我是出于关心，却是被他误会了。如今他对我……”云浅月不知该怎么说，便看向容景，见他没有要解释的打算，只得硬着头皮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对我似乎那什么，所以就向皇上请旨，要教导我。”

皇后毕竟是皇后，何等精明，几句话就猜出了个大概，立即沉下脸，质问道：“你怎么会和七皇子通信数年？”

云浅月摇摇头，“我也不知道！”

“你是怎么和他通信的你说不知道？”皇后闻言顿时大怒，“七皇子心思颇深，谋略手段卓绝无伦，皇上一众皇子中独独七皇子不能惹。十个夜天倾也不是七皇子的对手。他五年前去了北疆，北疆距离京城不下千里，你们既然一直通信，难道那信是自动飞到你手中的？我还没老到糊涂的地步，你少欺瞒我！”

“我没瞒您，我是真不知道！”云浅月有些委屈。

“你没瞒我，那你和七皇子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这些年我没听到你和他通信的半点风声？”皇后恼怒地看着云浅月，“我也没听皇上提起过！”

“我以前也许是瞒着您，如今没瞒您。我失忆了，不知道和夜天逸是怎么回事儿。”云浅月想着反正她爷爷知道她失忆，容景知道她失忆，夜天逸知道她失忆，或许还有人也知道她失忆了不过没说而已，再多一个人知道也没关系，更何况这个人又是她的姑姑。

“你说你失忆了？怎么可能？”皇后不相信地看着云浅月。

“你倒说句话啊，哑巴了？”云浅月偏头看向容景。看着她挨训他心里很舒服吗？

“姑姑，她确实是失忆了。此事说来话长，让她慢慢说与您听，您就明白了。”容景看了云浅月一眼，终于开口。

皇后皱眉，终于点了点头。

云浅月闻言只能简单地将她醒来之后的事情说了一遍，包括她身上的凤凰真经和她娘临终给她下的凤凰劫，其余有些不能说的地方，比如她前世的记忆，自然略了过去。

“原来是这样！”皇后听罢半晌没说话。

这时，外面又传来孙嬷嬷的声音，“娘娘，膳食备好了，老奴这就带人给您端

进去吗？”

“你自己端进来。其他人都退下去吧，不用守着了。”皇后开口，尽量使声音平静。

孙嬷嬷应了一声，端着午膳走了进来。当她看到容景和云浅月时一惊，尤其是看到容景时，面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托盘险些没拿稳。这荣华宫里除了皇上和每日请安的皇子们外，不让其他男人进来。就算是皇子们请安也是在外殿，内殿只有皇上一人才能进来，即便她是见惯风雨的老嬷嬷，也还是吓了个够呛，站在门口脚步都挪不动了，浑身僵硬。

“进来！”皇后看了孙嬷嬷一眼。

孙嬷嬷连忙垂下头，压下心中的惊骇，抬步向里走来，将托盘中的菜轻轻地摆在桌子上，刚要退下去，只听皇后问：“怎么是芙蓉烧鱼？”

云浅月看向容景，容景笑看着她眨眨眼睛。她想着还不错，答应的话算数。

“回娘娘，老奴也不清楚。御膳房的公公只说让老奴端来就知道了。”孙嬷嬷道。

皇后看向容景和云浅月，见云浅月眼睛明亮，容景面上含笑，心下便已了然。依着容景的能耐，将手伸进御膳房也不足为奇。她点了点头。

孙嬷嬷退了下去。

皇后当先坐下，对二人招招手，容景优雅地坐了下来。云浅月坐在容景身边，也不管皇后不皇后的，当先拿起筷子就去夹鱼。她有多久没吃芙蓉烧鱼了？筷子刚将鱼夹到，正要往嘴里塞，就被容景用筷子拦住了。她偏头看着容景，不满地道：“你是不是又要教训我不淑女、不规矩？在我姑姑这里，又不是外人！你还管着我不成？”

容景无奈一叹，提醒道：“鱼刺！”

云浅月低头看去，果然一根很大的鱼刺露着，她摇摇头，“没事儿，到嘴里吃了鱼肉我就将它吐出来了，卡不到我的。放心！”

孙嬷嬷正端了第二个托盘进来，闻言一个趔趄，险些栽倒。她走过来，压低声音道：“浅月小姐，鱼刺是要先挑掉的。哪里有吃到嘴里再吐出来的？这可不符合大家闺秀的……”她说到这里，想起云浅月一直就不大家闺秀，立即住了嘴，看向皇后。

“她从小就是这个样子，从来没见过她淑女过。不用理她。”皇后噙了云浅月一眼。

孙嬷嬷点点头，放下托盘走了下去。

“还是姑姑了解我！”

云浅月对皇后一笑，张口去吃，可是发现筷子上的鱼肉没了。她转头，就见容景正细致地给那块鱼肉挑刺，不由一怔。容景已经挑完，将那块鱼肉放进她面前的盘子里，看了她一眼，“吃吧。”

云浅月将鱼肉放进嘴里，眼睛却看着容景，见他又夹起一块鱼肉给她挑刺，挑完之后依然放进她面前的盘子里。她的心底骤然升起一丝感动，心田内像是有一股暖流汹涌而出，让她的眼睛忽然有些湿润。从小到大，她学的是军事化机器化的教导，吃饭不过是为了不饿，为了有能量，好让她有体力保证完成任务。礼仪她不是不懂，不是不会，她曾经学过国家礼仪，也不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上不得台面。多少次大型会议上、在各个国家穿梭，她都能做到不失礼数，滴水不漏，让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但那终究是工作，而不是生活。只要卸下那一身装束，她就会大口吃肉，毫无形象，觉得这样才畅快。不是特殊场合，她向来无所顾忌。从来是这般，但不管哪般，从来无人给她挑过鱼刺，包括曾经的小七……

若是小七看到她这样，会说：“哎，芸儿，注意形象！真该让咱们领导过来看一眼，估计会后悔选了你！”

她会开玩笑地说一句：“那你去告状啊。”

小七通常会摇摇头说：“不行，领导要见了你这样而将你开除了的话，以后我没伴儿，连个挡枪子儿的人都找不到了。你和我在一起，关键时刻可以帮我挡一把。”

她会哼一声，“果然哥们儿是用来挡枪子儿的。”

小七这时会沉默。

云浅月眸光有些飘忽，却是从飘忽的眸光中看到那一双白如美玉的手在做着不符合他那双手该做的事情。那一双手该去写诗作画、揽卷读书、挥毫泼墨、执箫鸣琴、指点江山，此时却在给她挑鱼刺。而且那一只手指处还布满细密的针眼，还有淡淡的血印，可是他依然稳稳地拿着筷子，神情随意闲适，动作优雅，似乎没察觉自己做这样的事情有任何不对。

皇后此时也看着容景，凤眸难掩惊异。

云浅月忽然放下筷子，一把抱住容景，仰着脸看着他，低声问道：“容景，我若是爱上你的话，怎么办？”

容景筷子一松，啪地掉在了桌子上。他仿若未觉，低头看着云浅月。



皇后刚拿起的筷子险些抓不稳，也看向云浅月。

“我若是爱上你的话，怎么办？”云浅月仰着脸又问。她不敢确定比喜欢深一些再深一些再再深一些，或者更深，会深到何种程度？那种超越喜欢，可以称之为“爱”的东西是不是就如她此时心中的感受一般，会想着和他相守一辈子，也会胡思乱想地觉得若没有他，她这一生该如何过？

容景沉默不语，眸光静静地看着云浅月，身子一动不动。

“嗯？怎么办？”云浅月似乎想要从他这里得到肯定的答案。爱一个人是什么样？她是否能够承受得住“爱”这个字？她是一个多么冷心冷血冷情的人，曾经将刀锋对准了将她抛弃多年的亲人，曾经将小七亲手推开看着他灰飞烟灭，曾经抱着定时炸弹跳下摩天大楼……对所有人，包括对自己都心狠的人，还能承受得起爱吗？

“那就好好爱我。”容景沉默许久才开口道，声音有些哑。

“怎么样才算好好爱？”云浅月盯着容景的眉眼。这个人看一千遍一万遍也优雅如画，怎么也让人看不够。他就是一本书，翻开一页，还想看下一页，即便全部翻完，也想再从头回味，无穷无尽，不会腻烦。

“好好爱就是……”容景也看着云浅月的眉眼，目光渐渐染上浓得化不开的温柔。须臾，他看向殿外南角那一株紫竹，轻声道：“让紫竹林永远住在你的心里，无论是桃花，还是杏花，还是海棠花，或者是梅花、兰花、桂花……所有花，都永远不及紫竹林！”

云浅月的目光也看向殿外，那一株紫竹卓然而立。容景的声音虽轻，但却如一方重石投放在她的心湖，砰的一声，砸起一大片水花。她微湿的眼眶蒙上一层水雾，但却将那一株紫竹看得极为清晰。荣华宫殿外有各种奇花异草，却独独没有那一株紫竹的傲骨风姿。她想着，从现在开始，紫竹林真正住进她的心里了。和她所有的姑姑太姑姑们一样，不爱荣华宫金砖碧瓦雕梁画栋，独独爱荣王府的紫竹林。

容景收回视线看着云浅月，揶揄一笑，“若是早知道挑鱼刺能让你这般感动，我早该做了！今日这些鱼刺我都要将它们保留起来，它们可是大功臣，若没有它们，我哪里会知道你的心意，你原来已经爱上了我。”

云浅月闻言所有感动霎时终止，收回视线看着容景，猛地翻了个白眼。

“月儿好福气。姑姑们从来没有这等福气。比起荣王府历代荣王，景世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胜得不是一点半点。”皇后忽然感叹道。

云浅月想着刚刚他们在姑姑面前如此亲密，不由有些脸红，转头瞪了容景